

董

宣

——卧虎令

DONXUAN
WOHULIN

陈明韬 著



D

X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董

宣

卧虎令

DONXUAN WOHLIN

陈明韬

著

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(鄂)新登字05号

卧虎令董宣

陈明韬 著

责任编辑:常 江

责任校对:常桥英

封面设计:徐慧芳

责任印制:周铁衡

出版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武汉解放大道新育村33号)

邮编:430022

发行者:长江文艺出版社(电话:5837121)

印刷者:峰迪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850mm×1168mm 1/32

插 页:2 印张:13.75

版 次:1998年5月第1版

1998年5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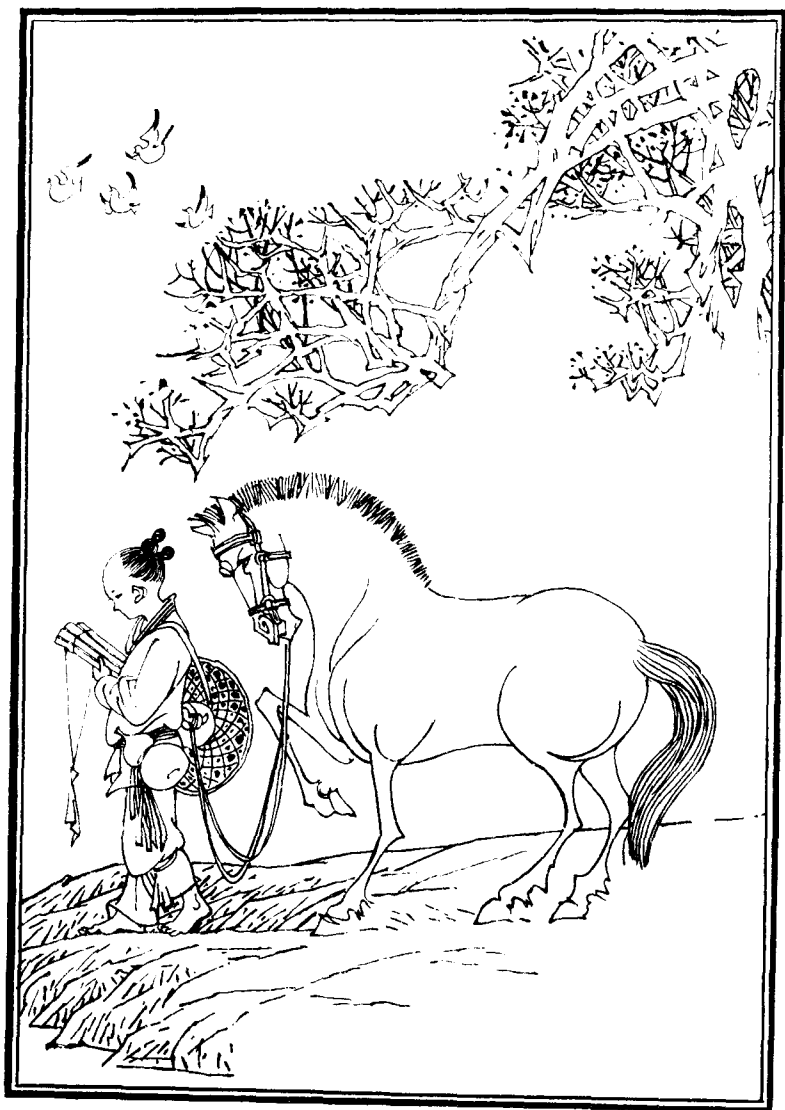
字 数:310千字

印 数:1-5000册

ISBN7-5354-1648-9/I·1285

定价:16.00元(简精装)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寄给厂方负责调换。



放马娃读书——十五岁那年，
董宣的父亲含冤而死，他就做了人
家的小马倌。



鸾凤和鸣——董宣政绩卓著，
汉平帝元始五年得假三个月，与太
史令刘歆女刘惜完婚。



长堤石碑——一个好官就是一座碑。刚从天牢里出来的董宣，面对洪水滔滔，想到水深火热中的老百姓。



“强项令”——做清官难，得罪了公主，惹恼了皇帝，仍能硬着颈项更难。

〔内容提要〕 卧虎令，是汉代著名的清正廉明、执法无私、

不畏权贵的官吏董宣的美称。美称的来由是：东汉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一个奴才白天杀人，受到主人庇护。当时董宣为京师洛阳令，官阶不高，但他不畏权贵，乘这奴才跟车陪湖阳公主外出途中，率人拦住，“大言数主之失，叱奴下车，因格杀之”。湖阳公主向光武帝告状，光武帝先要处死董宣，后听了董宣的申诉，就要他向湖阳公主叩头赔礼了结此事。董宣认为自己无罪，坚决不从。太监按他的头，他两手硬撑着地面，始终不肯低头。光武帝认为他是难得的忠臣，称他为“强项令”（意为脖子不能弯的县令）。这以后，董宣又进一步打击京师其他豪强的气焰。从此，京师权贵都不敢再干犯刑律，市民遂称董宣为“卧虎”。

这部小说，在关于董宣的极其有限的史料的基础上，汲取了汉代其他清吏的事迹，进行了大胆的虚构，塑造出了一个比较生动丰满的清官的艺术形象。光武帝、湖阳公主、大司徒宋弘、王莽、王莽新朝国师公刘歆等历史人物，都在史实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胆的再创造，写得个性鲜明，栩栩如生。

在写法上，作者吸取了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：着重从行动中写人，讲究故事的生动曲折。有不少故事，是由复杂疑难案件的侦破构成的，有公案小说讲究“传奇”的优点。但作者又摒弃了这类格调不高的说部为奇而奇、见事不见人的缺点。同时，小说又在写人与叙事中，广阔而真实地再现了东西两汉交替时期的社会风貌，有较强的历史感。

令人感到十分惋惜的是，作者在前不久因胃病不治去世。这部独具一格的历史题材小说，遂成为遗著。

目 录

一、马棚苦读	1
二、太学生活	28
三、初试锋芒	57
四、为民父母	81
五、动乱岁月	126
六、烽火安定	179
七、北海风云	211
八、长堤石碑	271
九、江夏春秋	318
十、卧虎令赞	381

一、马棚苦读

汉成帝元延四年（公元前九年），陈留郡圉县^①董庄有一个蒙馆先生叫董绶，因为邻村周大户霸占了本村农户董二的祖田，出来说了几句公道话，被县衙门抓去投入监狱，受酷刑含冤而死，撇下了妻子和一个十五岁的儿子叫董宣。董绶的好友县衙门吏何大叔，可怜他母子无依无靠，便给董宣在陈留郡有名的陈府上，找了个养马的差事。

这陈府的主人，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太子太傅^②陈节。太子接皇位后，他本来可以居相位，可这人太直，又不善于结交权贵，敢作敢为，因此得罪了有势力的皇亲国戚，被排挤出朝廷。

据说成帝曾给他饯行，在御花园摆上酒宴，敬了他三爵酒，一爵酒感谢他对太子的教诲，二爵酒愿他健康长寿，三爵酒请他关心朝政，留意人才。然后由三公九卿送行，特赐安车，回乡养老。

这天，董宣拿着何大叔给陈府老马倌马大伯的亲笔书简，匆匆上了路。

① 圉县：故城在今河南杞县南。

② 太子太傅：太傅周代始置，为国君辅佐之官。秦废，汉复置。西汉太子太傅，为辅导太子的官。

圉县到陈留郡有几天的路程。已经走了两天，这天又走出了二十多里，前面要经过一片茂密的大树林，然后翻一座山。这里人烟稀少，很少村庄，更没有客店。他没有停下，只是吃了些干粮，继续赶路，准备今天就翻过那座山，这比走大路要近六十多里地。

离开了大路，钻进了森林，这儿的树可多啦！由疏而密，大树小树一棵挨一棵，树叶密得不见天日，太阳光好容易从树叶的隙缝里照进来。人在里面走好像两边是靠墙的巷子一样。林子里的路是打柴的人踏出来的，既狭窄又弯弯曲曲的，很不好辨认，只能看太阳光认定方向走。渐渐太阳偏西了，阳光照不进这树林，就更显得阴森森的了。

正走着，一只大灰兔从眼前窜过，跑得可真快，一眨眼就不见了。奇怪的是过不一会，它又折了回来，蹲在一块石头后面，转动着一双发亮的眼睛，瞅着董宣。董宣随手拾起一块小石头甩了过去，这可是他从小练就的本领，百发百中的绝招。大灰兔果然被击中了腿，一蹦一跳地逃窜。董宣跟着就追。大灰兔挣扎着逃跑，董宣气喘吁吁地紧追不放。但这是树林，大灰兔尽管负了伤，到底比董宣利索，董宣撵不上它。大灰兔看来也疼得厉害，只要不逼得太近，它就蹲下来歇息，并且转过身来，用两只闪亮的眼睛警惕地看着董宣。一靠近它就又蹦又跳地逃跑。就这样追一会停一会的也不知道追了多久。眼看追不上大灰兔，董宣打算退回原路，这才发觉已经分不清方向，迷路了。

森林里根本没路，他追大灰兔时是钻林子进来的。那时林子不密，这会儿林子密了，天色也晚了，这可怎么办？

都怪这害人的大灰兔，他只好摸索着往回走。由于分不清方向，他只觉得林子愈走愈密，意识到这不仅没有退回原路，相反

进了密林深处。他想，不回原路也不要紧，反正是要穿过这个林子的，找个地方歇息，等天明再赶路就是了。可这是密林，自然少不了野兽，必须找个安全的地方才行。

他边走边找，终于在一棵枯朽了的树上发现一个大洞，足可以弯着腰进去。这下子可好了。他怕这是个什么野兽的窝，就折断一根树枝，伸进树洞里捅了一阵子，一点响动也没有，里面空荡荡的。这才小心地弯着腰试探着往树洞里钻。刚钻进树洞，脚一踩空，连人跌了下去。好在不深，一屁股坐在地下，原来树洞里还有一个土坑。用手沿着土坑一摸，发现前方还有一个洞。这可怪了，好在那根树枝还拿在手里，又往洞里捅了一阵，没有响动，就大着胆子往洞里爬。一进洞口，突然看见洞的深处隐隐约约好像有灯光。这下可把董宣惊呆了。这是什么灯光？这儿为什么会有灯光？他不明白，愣在那儿不敢动。退出吧，外面是密密的森林，黑夜里出没着伤人的野兽。留下来吧，这是什么地方呢？踌躇了好一会，心想，既然有灯光，就一定有人，说不定是什么隐士的岩穴，或者是猎人的住处。他把心一横，爬了进去。等到爬近了灯光，这才看清楚，这里高着呢。用不着爬，伸直了腰走都碰不了头。里面静悄悄的没见一个人，一盏大肚子的油灯，放在高高的土台上点着。洞角内铺有地铺，还有锅、瓢、碗、碟等炊具杂乱地放在一边。显然这里住得有人，可主人不在家。

董宣走近土台，把灯芯拨大了一些，顿时明亮多了。突然，从地铺上发出一声呻吟，一个低沉的声音在说：“回来了吗？得手了没有？”把董宣吓了一跳，这才看清楚，地铺内边睡着一个人。这人脸色蜡黄，两只眼窝深陷了下去，半闭着眼，一脸的络腮胡子。放在被子上的手是干枯的，没有一点血色，看样子正患着重病。

“肯定这人就是洞穴的主人，连忙上前说：“对不起，打扰

你了！”

那人听这么说，猛睁开了眼，露出凶光，用手支撑着半抬起了身子。只听他大吼一声：“你是什么人？”说着就从枕头底下抽出了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。

董宣见这架势，吓得连忙退了几步，解释道：“我是迷路的，误撞入这里，别见怪，我这就走。”说罢转身就走，又听见这人大喊一声：“站住！”接着就听到咣啷一声，是刀被扔在地上的声音，又听到咕咚一声。

董宣回头一看那人倒了下去，正想趁这机会逃了出去。刚走两步又一想，不对，我怎能见死不救？这人可能是重病虚弱，一时用力过猛，晕死了过去。赶紧转回身来，走到地铺前低下了身子，把那人搂在怀内，扶起他的头。又从自己身上解下葫芦来，葫芦内装的是准备路上用的水，晃了一下，内面还有，便倒了一点灌进他的嘴里。

慢慢地那人苏醒了过来，睁开眼睛无力地望了董宣一眼，自己躺在人家怀内，他明白救醒他的人是这少年。他长长地呼了一口气，带着和解的口气说：“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么？”董宣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他拍拍洞壁说：“这儿是七星山寨！”

这可把董宣弄迷糊了，明明是个土洞子，怎么说是山寨呢？那人见董宣愣在那儿，知道他不懂，就把衣袖往胳膊上一勒，露出了手膀上刺的北斗七星。董宣这才恍然大悟，自己闯进了盗贼的窝子，这种地方进来容易出去难。这真是想逃虎口又跌进了狼窝。真后悔，刚才趁他昏迷走掉多好，现在怎么办？还是设法赶快逃走的好。

那人虚弱极了，只见他冷汗直流，大口大口地喘气，胸脯急速起伏，气喘不停。他抬起手指着洞顶，断断续续地说：“^

药……来。”董宣抬头一看，果然，土洞的顶棚有几根粗大的横梁支撑着，横梁上挂着一个不大的药葫芦。他连忙直起腰来一伸手，摘下这个药葫芦，递给那人。那人揭开盖子倒出一粒红色药丸，董宣又连忙倒了一杯水给他，让他把药吞了下去。

不一会那人喘息慢慢平了些，正想开口说话，这时，洞口传来了脚步声。董宣回头一看，进来了三个人。头一个是彪形大汉，满脸横肉，从左耳到鼻子以下，是一道明显的伤疤，样子怪吓人的。跟在后面的两人，被大汉遮住了灯光，看不清楚。三人肩上都背着东西，走在前头的大汉，开始把董宣当成自己人，老远就嚷开了：“寨主！起来了？”显得非常高兴的样子。不等下面的话说出口，他一眼看出这个背着身站立的人，不是自己人。他本能地往洞边一跳，丢下背上的包袱，哗啦一声从腰间抽出刀来，大喊一声：“什么人？”嗖的一声举刀就砍。董宣见他抽刀的时候，就横下一条心，不能等死。刚才那人扔在地下的刀就在脚下，他一弯腰拾了起来，正好大汉的刀向头上砍来。他举刀用力一挡，只听哐啷一声，火星直冒，把那人的刀挡了回去。二人刀来刀往，寒光闪闪。后面的两人见动起手来，也把背上的东西一扔，抽出家伙来，一个拿的是铁尺，一个拿的是铁铲，一齐向董宣扑来。

董宣没练习武艺，只不过是拚命挡了两下，哪里是敌手。大汉手脚麻利，又有力气，一刀就磕去董宣手里的刀，抢上一步，刀锋直指董宣的胸膛。董宣心想这下子完啦！正准备闭目等死，只见拿铁尺的人，用铁尺把刀轻轻一格，瓮声瓮气地说了一句：“留活口！”大汉跟进一步，气势汹汹地骂道：“大胆的小杂种，敢闯山寨？”把董宣结结实实地捆了起来，一脚踢倒地上。

三人这才走向躺在地铺上的人问：“寨主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那个被称为寨主的人指指董宣说：“他说是迷路的，误入了山寨。”大

汉回过头来大声吼道：“小杂种，是这样么？”

董宣心想反正完了，了不起一死，也不太害怕了，不慌不忙地说：“一点不错。我只不懂我和你们无冤无仇，为什么不分青红皂白就动刀子。”

拿铁尺的对寨主说：“这小子怪有种，该不是威武窑子派来的划子吧！”寨主摇摇头说：“不像。”就把董宣刚才怎样从昏迷中救醒自己的事说了一遍，接着说：“要是威武窑子的划子，早把我捆了。”拿铁铲的又问：“会不会是仇家的刀客？”大汉两目一瞪，带着嘲笑的口气说：“屁！不像行家，一出手就露底了，他妈的连个站相也没有，十足的老外。”拿铁尺的迟疑了一下说：“那怎么办？”大汉叭的一声把刀插进了刀鞘，不耐烦地说：“给他放血算了。”拿铁铲的望望董宣又望望大伙，慢吞吞地说：“行！别脏了咱们的窝，明天把他送远些。”

董宣明白只能活今天一晚了，同这帮人没有理可讲，自认倒霉，不再开口了。

这时，寨主开腔了：“风顺么？”三人抢着说：“顺极了！”于是把背回的包袱一一解开，都是些偷盗、抢劫来的东西。寨主让大汉分成四堆，自己在地铺上半躺着，从枕头底下摸出四颗不同颜色的小石子，往被子上一扔，三人熟练地根据代表自己的石子不同的位置，拿走自己的一份，剩下的是寨主的一份，也给拿到地铺边上。

这时，拿铁铲的一马当先，从洞角内提出酒壶，又从梁上吊着的竹篮子内拿出吃食。拿铁尺的升火烧饭。不一会，酒菜发出扑鼻的香味，这伙人吃着喝着，又说又笑的。

躺在一边的董宣，把这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。自己也半天没吃东西了，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。现在，被这酒肉的香气一熏，

真是垂涎三尺。他心想死也要做个饱死鬼，一气之下，放开嗓门就嚷：“呸！你们这帮人，太不够朋友了。上刑场的死囚，还喝三杯上路酒，我的呢？”

没想到这么一嚷嚷，怪灵验。四个人互相看了一下，大个子猛地站起来，一伸大拇指：“他妈的，好样的。爷们不亏待你。”说着叉起一大块肉，由于董宣是被捆着躺在地下，他只得深深弯下腰来，往董宣嘴里送。

拿铁尺的也夸奖着说：“好小子！”端着满满一杯酒过来。

寨主也凑趣似的下了命令：“松绑！让他吃够！”

董宣被松开了手脚，一阵痛快，也蹲在地下。他的确是饿极了，吃得挺猛，喝得也不差。拿起一只猪肘子来，又是撕又是啃的，吃得津津有味。酒也是大碗大碗的干。

大个子瞧着董宣又吃又喝，毫不局促，称得是狼吞虎咽，很有一股豪气。他半晌没言语，突然，使劲往董宣肩膀上猛一拍，大声说：“伙计！入伙吧！”

董宣满满一口菜，张不开口，只是摇摇头。他用眼睛望望大个子，只见他满脸是笑，知道他没有坏意思。

拿铁尺的凑上来说：“你闯了山寨，入伙就活，不入伙就死！”

董宣咽下了口内的菜，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不想死！……”

没等他把话说完，这伙人马上高兴了，叫嚷着：“好！好！好！好样的！”端起酒碗就要敬酒。

董宣用手拦住了说：“听我说完。我有父仇未报，老娘要养，所以我不想死。可要我入伙，取人不义之财，宁可死。”

大个子的脸马上一沉，气得用手往地上猛一拍：“放屁！爷们取的是不义之财么？你敢当面骂爷们，非宰了你这小子不行。”

拿铁尺的拦住大个子，也恶狠狠地说：“混帐！你小子有仇未

报，不想死。未必爷们就想死？谁不知道干爷们这买卖，是把脑袋挂在裤带上玩的行当。谁不想活？是逼得没法呀！爷们的仇恨比你的大。”

拿铁铲的探着身子说了话：“好，你说说你的仇恨！”另外两人也嚷嚷要他说。

董宣把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。因为这是他最伤心的事，说着说着，想起了受屈而死的父亲，孤独一人受苦的母亲，不由得泪流满面。

拿铁尺的听着听着，先是发呆，渐渐地低下了头。后来也流下了眼泪，噙泣着说：“小兄弟！快别说了。你还有个可怜的老娘活着，我呢？我比你更苦。”说着把眼泪一擦，气愤地接着说：“同村放债的杂种逼死了爹娘，老婆上了吊，剩下个不满三岁的孩子，活活饿死。现在只剩下我独自一人了。”说罢哭泣不止。

大个子咬着牙直跺脚，大声嚷嚷：“他妈的，谁叫你们讲这些伤心的事，害得老子鼻子酸溜溜的，心里不好过……”

不等他把话说完，拿铁铲的长叹一声，像是自言自语一样，声音低沉地说：“老子能有一分地，就不当佃客；能有一升粮食，老娘就不会跳井。能揭开锅，我会走这条路吗？”他咕噜咕噜喝了一大口酒，接着说：“干了几年这行当，还舍不得扔下这铲，活见鬼，还想有一天，能回家种地，还用得着。唉！我在说梦话。”边说边满含深情地抚摸着那把铁铲。

大个子端起满满一碗酒，仰起脖子，咕噜咕噜一口气喝得底朝天。一抹嘴，带点玩世不恭的神气，苦笑着说：“老子和你们不同。老子的爹娘都在，老婆孩子也有，还是个有吃有喝，衣食不愁的阔佬。”说罢哈哈大笑不止。

董宣感到奇怪，睁大了眼睛问：“那是自己愿意干这一行的